

浮影人生

聽聞有大學教授開授生死學課程，課程中有項活動，要學生設想如果自己罹患絕症，明白自己來日不多，那麼最想做甚麼事，好讓自己離開人世前不遺憾或少些遺憾感。學生紙條陸續遞上，老師唸其中一字條，說：某某同學臨終前想裸奔，其實這不必等自己罹患絕症才做，現在他就可以裸奔了。話一出，引起哄堂大笑。

真的，假設性的情境只能激發些奇思異想，讓自己的想像力向外滑翔而已。人總要等掉入真實情境中，不知所措地只能順著自己平日的心習張皇反應。人之將死，其言其行亦未必善，未必溫良。

（有位）知名猶太籍心理學家法蘭克，二次大戰期間曾身陷集中營，面對沒有未來的絕境，每天看著一群一群同胞送入毒氣室，每個人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，是下一刻還是明天？身處死神就在眼前逼近的日子，算是人之將死了吧！但他目睹了許多人仍睜眼過渾渾噩噩的日子，只能顧得到眼前當下的私慾滿足，好比如陷阱坑中的群獸，仍是相互撕咬或無助地哀嚎。這些人可以為了一口湯一片麵包，怒目相向，以強凌弱；甚或為了一枝香煙過癮，出賣朋友，在別人取走他的自由與尊嚴時又作賤自己的靈魂，十足印證了他老師佛洛伊德的心理學人性觀點。

但是，他也目睹在此極端殘酷、絕望處境中，也有人維護自己的尊嚴，謙虛、禮讓、友愛、犧牲，在黑暗中的熒熒微光，彌足珍貴，讓他重拾對人性光輝的信心，讓他堅信：意義來自賦予來自創造，而且，這點在大限來臨前，更為迫切明顯。

其實，我不算是被致死的絕症威脅，如果沒有意外，沒有失業，還能養家活口，地球照樣運轉，我應該還能再活三、四十年吧？只是，據醫師告知，應該是我的基因圖譜某個環節與人不同，時間一到，設定的機制啟動，提早扭暗我的雙眼，讓我的視網膜後面叫甚麼桿狀、錐狀感光細胞提早老化，一個一個因自由基的攻擊或因養份輸送不到而死去，最後，聽說不致於全盲，但卻是嚴重弱視的視障者。

我看著醫師翻看桌上的病歷，我的腦部的斷層掃描、眼球的顯影攝影片子，看起來滿複雜的視力檢查表格，那頭骨輪廓下，我正在思維的腦部結構，讓我覺得有些

陌生；沖洗過後黑色底片上眼球已顯稀微的珊瑚狀微血管細紋，黑成一團的視野檢查顯示圖中心處令我萎頓心寒。

怯怯地坐在醫師前低矮的旋轉座椅，昏暗診療室中，充斥著護士小姐那種招呼病患其實更像是命令或催促候診者的聲音。怎會這樣？那麼近的距離，醫師怎會聽不見我惶恐憂懼的心情？怎會聽不見我強抑不住的汨汨然淚泉？拿著墨球般大的駭人眼球模型，冷冷的幾句解釋，感受不到絲毫同情與關心，沒給任何建議，也不給即使是虛假的許諾，甚至不制止幾位靠攏過來的實習醫生，在我還來不及反應、抗議前，他們迅速而有序地用診視器的強烈光束診視我的盲與茫。騷亂人聲中，主治醫師交待將我的眼睛顯影底片送教學部當教材，沒交待我何時回診，我也沒想問，步伐沉緩的我穿過人群，像沒入水中的魚，緩緩的往沒有光的深淵下潛。

下潛的速度很慢，順著宿命的緩降斜坡下潛。「發現」頻道看來的：魚有側線感應器，所以群游時不會相碰撞；陽光不到的黝黑深海處，魚有發光器；也有沒有眼睛的魚，因為不需要了；更深處有全身螢光的深海蝦、微生物．．．．．。

我是魚，我是沒側線的魚，卻往下潛去。

夜間開車緊跟著前車尾燈，它快，我就得快；它慢下來，我卻反應慢半拍，緊張地常踩煞車。經常變換車道好超車的行車路況，別人的車尾燈終於誘引我衝上分隔島。我驚悚地結束了夜間開車。陪老父親上醫院，請求停地面醫師專用車位不被接受，冒險開下光線突然變暗的地下停車場，深沉的挫折感中結束了白日開車。

騎機車倒好些。深潛須放緩速度。引擎聲變小，悠悠地穿梭而行，專注地閃躲那些身著深色衣褲的行人，驚懼於近乎無聲的腳踏車。因過於貼近，身後傳來他人驚呼與咒罵使我心悸與愧疚，一位過馬路的婦人，大車輪式地掄起皮包砸向我，厲聲嘶喊搶劫。放慢速度，我沒回頭解釋，我安靜地游走。

我是向深海下潛的魚，但我沒趨避自如的側線。我仍需要行動的自由，繼續工作，過起碼的日常生活。像有趨光性的夜行昆蟲，夜間錯亂紛動的汽機車光影，使我

很難維持直線行車，那掛在路旁停放的貨櫃車尾側警示燈，說不定哪夜會成為我這隻飛蛾的致命吸引力。是剝的一聲，或礫的一撞，跌落地面的我終於到了最黑的深淵？

少目為「省」。少看也好。除了入睡，人一張眼，整天視覺不止。但我們可看過多少好書、好電影、好照片、好景色？有多少具象的影像在你闔起雙眼後能清晰地再腦海裡重現？趁著我唯一的孩子熟睡時，我開了他床側的燈，努力諦視，希望牢牢留住他的面容；偶然偷瞄燈下的妻，希望她恬靜自在的樣子，永遠被我記得；習慣坐在昏暗客廳電視機前的蒼老父親，我得常寧可被他叨唸浪費電，常去開亮幾盞被他關著的燈，好看清楚他。可是，他們卻逐漸沒入昏暗中。

當上帝關起了你的門，據說會為你開啓另一扇窗；當你視力漸失，光影逐漸昏暗，你得自己學著多用心往內看。輕緩地闔上眼皮，多回想那些意義失落的回憶，安靜地垂釣，釣回那些美好的人生光影。長日將盡，也可以有瑰麗輝燦的夕照霞光。不再匆忙急迫，再也沒有一定得完成或不容差錯的事。一但步伐放慢，說話速度放慢，連呼吸都放慢，挫折、痛苦、憂傷都好像比較可以忍受了。接受必然的結果，讓自己不再不安；接受自己的限制，讓自己很坦然。「對不起，我看不見，能否請你幫個忙？」我開始坦然地讓自己成為被協助者。有一晚，我突然停住腳步，問身後的學生：「你多久沒抬頭看天上的月亮了？」

是啊！在極貧乏蒼白又封閉的高中年代，我與長期失業，鎮日在家不出門的父親間，蘊釀出既緊張又疏離的關係。沒藉口也沒錢外出的我，從小被讚許為孝順的孩子，在聯考落榜後，終於掙脫悲苦而孤獨的老父親，離家北上台北。那站站都停的夜行車程，從屏東到台北，行旅漸稀，夜涼漸深，幾盞日光燈管，白光成了青影；人聲俱寂後，支頤車窗側，月隨車行，曉星微明。嘎啦嘎啦地放映聲，腦海深處迴響起舊式放映機的運轉聲中，闔眼，我游回那段青春歲月。逃家在台北工作半年，不忍心多病老父一人，又自動回家重拾書本備試的我，深夜常趁他入睡後，以極緩慢速度拉開廚房後鐵門插門，偷偷溜出去閒逛。秋月皎潔，靜寂街巷地面，真如書上讀來的文字——「玉盤」、「月色涼如水」、「月明星稀」、「皓月千里」……。

河堤岸石上孤單的我及水面上和天上的一輪滿月，圈拳如望遠鏡筒，剛學著抽乖孩子不該抽的香煙的我，掌孔中望月，無聊至極的我，閉目可隨時喚回。是啊！這一生何其幸運，一路行來，雖是平凡眾生之一，沒遇上過甚麼值得大書特書的特出事件，雖有些哀傷憂愁的片段，好比如小學時，有一次爲了省錢，退回了父親慎重眼神下給的班遊費，卻在提著菜籃子上市場的路上，遇上同學出遊所坐的大巴士，諸如此類的畫面，時間一久，也可以成爲我一再回味重映的人生光影。很慶幸，我沒猙獰可怖的回憶，一切都美好，在我逆流回溯的光影中。

蕭邦小夜曲伴隨我的人生浮影。倒轉重映，腦海中，仍有許多留存完好的影像，就如同泛黃的舊照片，增添幾許懷舊美感。一幀楊德昌導演的█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宣傳劇照，那棵大榕樹下輕語對談的高中男女生，黑裙白衣齊耳短髮的清秀女生起身走開，那卡其褲白上衣的靦腆又情緒飽滿的少年，就可以換成我融入劇照，孤單地坐那兒。畢竟拍那劇照的場景是我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地方。

真實的人生回憶，與我喜愛的電影片段、畫面交融，一格一格重映。威廉·赫特的█再生之旅，片尾叫那一群只知專業權威不知體恤病人的醫師，穿上病患藍色罩袍，去受通腸、照腸胃鏡等等令人不適的檢查的畫面；我與我的幾位診療眼疾醫師互換角色，溫情地安慰他，告訴他：別太擔心，大家會幫你。鏡頭轉到也是威廉·赫特演的█蜘蛛女之吻，被沖到岸上的落難男主角，那從蜘蛛網上走下來安撫他的蜘蛛女，她冷雋雙眼盈盈而出的淚珠。我斜躺向海的岸邊椰子樹下，看著多彩而無聲的落日餘暉，我不必等待我的「蜘蛛女」，該走下黏附於蛛網上，不得自由的是我自己的心靈。

過往的浮光倒影，豐富了我的生命。下潛黑暗深淵的我，不必仰望海上明月而落淚，過往的光影化生成珍珠，奕奕銀輝。輕輕地闔上眼，隨時可以浮現、重組、修改的人生浮影。閱讀文字，分享心得，是我的工作。只是，逐漸昏暗的雙眼，視野變小，焦點模糊。看書，頁面縮爲行線，行線縮小爲字點，單一的字再崩解分組，四處逃散。於是，人言組爲「信」，真的須要每一個字捕捉、重組、確認，才能往後面一

個字看下去。視力衰退過程中，先藉助鐵尺，一行一行往下移；接著大小放大鏡一一試用，由整句而一個一個字看。左爲人，右是可，「何」其艱辛！

「人生憂患識字始」。看著張牙舞爪，左右上下分解的漢字，的確辛苦，但也促使我重新認字。「盜」字上部左邊是三點水，可不是次字；「柿」和「沛」的右邊字形可不同呢！螞蟻爬樹般，在字的繁枝茂葉中曲折前進，我最喜歡「人」這個好辨識又親切的字。

發現「聖」和「聽」都有「耳」部，而「聽」又與「德」字有相同的右邊，意義可從這裏滋生。不再能一目十行，享受閱讀樂趣。也好，我就用最慢的速度，把眼前的書當生命中最後的一本書來讀，直到文字的世界全遠颺飛逝，如果真的沒了視覺，我仍有聽覺，仍有隨時可浮現的人生浮影，一幕一幕地重映播放。

當四周光線暗下，煩囂俗膩的擾人音樂也會戛然而止，黑暗中只留下逃生指示燈的微光，電影即將放映了。那等待電影放映的心情，既熟悉又親切。正如我視窗的帷幕終將完全放下，不留絲毫餘光給我，我仍有許許多多的好片可以在腦中暗房放映，隨時可定格，可重播，可放大爲特寫。我有我美好的人生浮影。

極端的處境，可令人張皇失措，醜態畢露；但也可以使人激發出良善的性情及美好的人性價值。想想，如果長日將盡，大限將屆，是否留給別人美好的一瞥？揮別的身影，在暮色濃重中隱去，可以是動人的畫面。

我是魚，我向深處潛去，熒熒的微光，讓我不畏懼黑暗，我也有了發光的軀體。在人群中，在街巷裡，我悄悄地游著，游出我的人生。